

# 找准扩大消费关键着力点

促消费要让有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的人群买到满意的商品或服务。

一方面需要市场尽快补上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快破除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更多投向消费短板领域。

当前,我国消费需求结构正发生积极变化,虽然消费潜力大,但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继而对消费增长形成了制约。对于有一定购买能力的消费群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市场尽快补上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通过更多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这部分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快破除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提升涉企审判执行质效,切实解决执行难。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的全面建立。

还要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保障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打破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修改完善招标投标公平竞争制度规则,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落实银行业小微企业信贷计划,推动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增量扩面。

此外,要打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很有助益。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在相关评估指标上发力,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水平。还要按照产业发展需要遴选重要的量化指标,不断强化改革的协同与联动效应,把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需要指出的是,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就业和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持续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根本路径。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

扩大消费,也不能忽视消费弱势群体。对于这部分群体,要进一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就业兜底帮扶,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通过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王稼琼

戴涛

当前,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和积极创造市场的关键力量。许多行业和企业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既创造出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又很好发挥了放大倍增的乘数效应。实践表明,数字技术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还是创造市场的利器 and 法宝。面对当前各种矛盾和困难,各行各业都应重视这把利器,用好这个法宝。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不仅将数字经济从战略角度加以重视,而且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从而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有力促进了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各类经营主体加速融合,支撑和帮助许多平台企业打破时空区域限制,实现跨界发展,创造了电商、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的市场需求,已成为建设我国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对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及数字化对工农业生产形成的驱动力体现的作用表现在多方面。其有助于推进新旧生产要素、生产方式更替,以高创新、强渗透、广覆盖的特征驱动各类资源整合,实现产业链、产供销互联互通,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和产能,显著降低各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运用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市场搜寻成本、议价成本、信息沟通成本和运营成本,促进资本和劳动力跨时空跨区域流动,显著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匹配效率。此外,在开发创造市场方面,数字技术的作用更加明显。最突出的,便是增强了对需求状况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能力,从而有效实现买卖双方互联互通,极大降低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许多行业和企业实践证明,数字化重构传统产业大有可为、前景广阔。眼下,我国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和农业,亟待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的改造,重建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塑新的产业产品形态和新的商业运营模式。

以茶产业为例,我国曾经是茶叶大国,如今的产能和市场也是很大的。而如果运用数字化推进生产流程再造,并相应融入新的生产标准、质量标准 and 供应链管理,可以推进组织模式重构,促进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户由分散杂乱、单打独斗向“联合作战”的方式转变,从而推进商业模式重塑,打造数字平台,实现产供销、买卖双方互联互通。由此,可以形成新的产业产品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获胜。

再如家居企业。珠三角地区拥有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现在不少企业致力于数字化改造升级,不仅在全国建立多个数字化生产基地,而且将产业链不断延伸,成为产业“链主”,开展全屋定制、宅配等业务,并推进当地家居产业集群建设。数字化的创造功能,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产业产品形态、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企业与合作伙伴及加盟商的关系。如今,大到家电、家具、灯饰、建材、卫浴等,小到普通的五金配件、管件、涂料等,新的智能家居、个性化定制、空间美学、环保新品、节能产品等,家居产业集群都能覆盖。由此也促进了整个产业链的效率提升及其对消费市场的深度开发,带动整个家居行业的生态变革。

当然,部分行业和企业推进“数转智改”虽然很快,但也存在“表面文章”现象,忽视了运用数字技术对供应链与客户端、生产流程与质量体系、科技与产品开发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全方位再造。还有的仅仅将数字化理解为搭个数字平台卖货或是沟通买卖双方。这些情况都容易走入误区。数字化重构传统产业是一个产业大变革及革命性的过程,包含运用数字技术建立新的设备和原料供应体系、新的生产标准和流程、新的质量和核算体系以及新的客户群和新型商业模式等。只有运用数字技术的高创新、强渗透和广覆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发挥对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放大倍增作用。

# 把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王辉

一段时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多地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工作,推进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示范区”,紧抓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企业注册数量有所增长。当前形势下,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仅是稳预期、强信心的关键举措,也是落实各项重点任务、促进经济回稳向好的迫切需要。

营商环境的优劣,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近几年,我国营商环境建设态势良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优化的获得感明显增强。例如,在产权保护方面,我国先后出台中小企业促进法、外商投资法等法律法规,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从实际情况来看,各地都将优化营商环境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精心布局,持续推出政策举措,努力发挥政策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撑作用。

未来,营商环境建设“更上一层楼”,需要强化法治支撑,稳定企业预期。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顶层设计,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一体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转变政府职能,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主抓手,全链条优

化审批和系统性放权、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权力边界和来源,依法保护经营主体的产权与合法权益。健全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涉企审判执行质效,切实解决执行难。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的全面建立。

还要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保障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打破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修改完善招标投标公平竞争制度规则,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落实银行业小微企业信贷计划,推动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增量扩面。

此外,要打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很有助益。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在相关评估指标上发力,按照评估指标体系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水平。还要按照产业发展需要遴选重要的量化指标,不断强化改革的协同与联动效应,把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曹一作(新华社发)

## 为青年创业牵线搭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启动“源来好创业”青年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9月至12月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同步开展,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者和青年创业项目,旨在为青年创业提供更多资源对接机会。活动将组织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等创业载体深入挖掘可利用的场地资源,开展“开放周”“体验日”等观摩体验活动,引导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与创业载体直接对接、快速入驻。此外,还将通过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组织创业指导进基层活动、提供创业企业招聘服务等,做好青年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时锋)

# 严防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风险

不久前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意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and 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可见,当前如何更好地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做到既鼓励相关领域创新的“七十二变”,又要勒紧保护用户隐私和消费者权益的“紧箍咒”,值得分析。

眼下,获益于丰富多样的数据资源、参数以及不错的学习能力,大模型有效增强了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从与人类闲聊到撰写文案、合同,从监测并检验程序安全漏洞到辅助创作影视剧……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而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也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10亿级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已发布79个。研究表明,我国在大模型方面已建立起涵盖理论价值和软硬件技术的体系化研发水平。不过也要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把“双刃剑”,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技术、设计、算法以及数据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做好前瞻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在重视防范风险的同时,同步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努力实现规范与发

展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抓住生成式人工智能最核心的元素——数据和算法,以此为突破口,坚持问题导向,在创新思维上下功夫,把控大数据源头治理,提前布局 and 构建系统性大数据防火墙,控制和防范数据泄密。应及时启动并优化国家级自主研发数据库系统和备份系统,抓紧布局 and 研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控制系统、分级分层系统、网络风险防范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AI智能管控监督架构系统。

另一方面,采取多种举措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与治理。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生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探索优化应用场景,构建应用生态体系。支持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有关专业机构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数据资源建设、转化应用、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公共训练数据资源平台建设。促进算力资源资源共享,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能。推动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有序开放,扩展高质量的公共训练数据资源。鼓励采用安全可信的芯片、软件、工具、算力和数据资源。此外,还要从速从严构建和推广实施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的普及宣传,尤其是条例、法规宣传和监督机构的完善和构建。

袁国栋

## 洞见

# 应对挑战仍有充足货币政策空间

庞溟

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前召开的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接下来,要进一步提升宏观政策的协同性、组合性、针对性、有效性。强调宏观调控体系更加有力、有度、有效,调控手段与工具推陈出新、精准有力、提质增效,继续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促改革各项任务之间实现成功实践与有效平衡。

从外部环境看,目前其他主要经济体加息周期已到一阶段,实际利率已接近经济增速的限制性水平,国内外利差的边际变化将趋缓,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将减轻,这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可择性、内外平衡性拓展了更大空间。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持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延续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和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考虑到目前宏观经济修复的节奏与力度,社会有效需求还需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

的继续呵护与支持,接下来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合理适度,充分释放出加强逆周期调节、前瞻性指引和预期管理的政策信号。可以说,实际贷款利率、存量房贷利率等还有适时调整的空间,结构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还有加力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有加力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性、组合性、针对性、有效性的空间。

在总量工具方面,应继续在采取“缩量原则”的基础上,保证货币信贷投放总量适度、节奏平稳,着力支持扩大内需,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稳固、持续支持,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要引导稳定社会预期,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继续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特别是利率传导渠道,继续保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以更好地稳投资、促消费,提振发展信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为经济恢复向好和稳健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

在结构性工具方面,应重新评估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以及其他支持工具的效率 and 成效,做到长期性工具合理聚焦、阶段性工具调整优化、更多创新政策工具设立落地,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新兴行业的信贷投放,保证资金支持的稳定性、普惠性、持续性,充分发挥引导预期、精准滴灌、杠杆撬动作用,通过机制设计和提升服务能力来有效化解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度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推动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和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各项货币政策措施进一步提质、增效。

与此同时,应促进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与财政政策的联动发力,充分发挥信贷政策效能,发挥已投放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为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加力提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提供更有针对性、稳定性、时效性的支持。

(作者系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